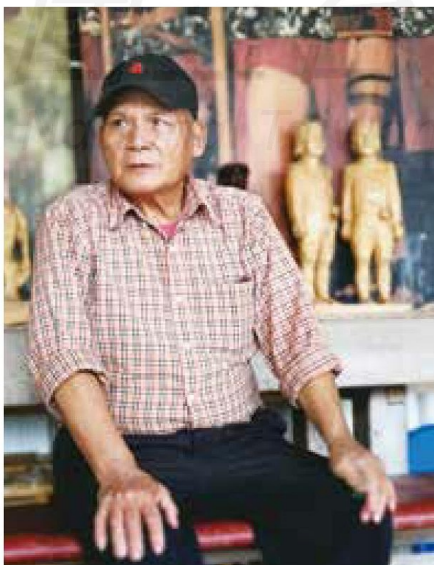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1.

政權交替下的頭目家族

1943年，哈古出生於卑南族卡撒發干（Kasavakan）部落的頭目家族。由於在他之前出生的兄姊皆不幸夭折，家人以「Haku」為名，棺材之意，以避開死神的注意。哈古從小就喜歡畫圖或以農地裡的黏土捏製玩偶，但因成長於務農的環境，故此天分未受到特別的培養。他的祖父善於打獵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，他的父親則是成長於農業化已深的環境，並歷經日本與國民政府統治及西方宗教強勢進入的大時代。而哈古身處於頭目制度逐漸式微的環境下，仍謹守父親的叮嚀——延續頭目使命；就讀臺東農校時，開始警覺文化危機並實踐文化復振。



【本頁圖】

2019年春，哈古攝於家中，背後為其木雕作品。

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【左頁圖】

哈古為頭目，家族祖靈屋的大門上刻有祖先全身像。

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頭目家族的口述傳承

哈古的出生地，卑南族卡撒發干部落（**Kasavakan**，舊稱射馬干社，現今行政區為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）位於臺東市西南方，背山面海，為卑南族八大社之一。

日本統治臺灣時期，為了掌握殖民地的實際狀況，對原住民展開系統性的調查與研究。1935年出版的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》（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）第二冊資料篇（含系譜、照片與地圖等），就記錄了卡撒發干部落長達六十四代的家譜；而且是書中各族群及各頭目或氏族大家長的口述族譜中，最長的家族系譜。

2012年，在楊南郡所翻譯的《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》第二冊的新書發表會上，楊南郡佩服與讚嘆書中受訪者口述系譜的驚人記憶力；其中，卑南族卡撒發干部落受訪者所展現的口述系譜功力更為驚人！共說出六十四代各代家族成員名字、事蹟、居地與遷移，以及異族關係等。

【關鍵詞】發祥地

根據口述歷史，卡撒發干（建和）與卡大地布（**Katratripulr**，知本）部落的祖先於現今位於臺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附近的海岸登陸，祖先最初在海岸附近居住，當人口增加之後，開始往山上發展。兩個部落在三和村省道的山坡上，設有發祥地紀念碑。



位於斜坡上、背山面海的卡撒發干部落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而這位受到讚嘆有著驚人口述歷史功力的口述者，即是哈古的祖父。日本統治臺灣時期，頭目在卡撒發干部落還具有重要的領導角色，無論是文化層面或政治層面，卡撒發干部落頭目有責任熟記歷代祖先名字及重要歷史事件。哈古強調能夠口述這龐大的記憶量，是因吟唱的方式較容易記憶與流傳。每年到祖先發祥地祭祖時，頭目會以唸誦祖先名字的方式向祖先祈禱；每唸到一個名字，就要以食指沾酒並點一下以表示敬意，並向祖先訴說部落目前的困難或需要，祈願祖先的保佑。

而當時訪問哈古祖父的人就是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》的研究團隊之一員，年約二十幾歲的馬淵東一（1909-1988）。該研究的卑南族部分主要由馬淵東一主持，一行人來田野調查時，派出所的傳令（卑南族人）會先邀

【關鍵詞】

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》

1928年（昭和三年），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土俗人種學研究室（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前身）後，人類學者移川子之藏主持臺灣原住民族系譜之調查工作，團隊成員有宮本延人和馬淵東一。自1930年至1935年歷時長達約五年的調查，包括到各部落收集口傳歷史與記憶，並於1935年出版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》二冊。由楊南郡譯註的《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》於2011年出版。



卡撒發干部落實施木雕藝術村計畫後的街景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集部落的重要人士到知本派出所受訪，例如：「你是第幾代頭目？從何處搬移到此？」哈古的祖父也受到詳盡的調查與詢問，並被記錄下來。

1930年代初期，馬淵東一進行系譜調查時，與哈古的父親陳進發（1904-1978，出生於明治三十七年）年齡相仿，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。約1973年，馬淵東一帶著學生一起到卡撒發干部落探望老朋友——哈古的父親及當年在知本派出所的傳令。如今再相遇已是年近七十歲的老人了。

而哈古當時約三十歲，因務農勞動而皮膚黝黑且身形精瘦。從全家族一起接待馬淵東一，以及合照的情景，可見殖民政權大時代下，人與人之間的生命情誼。哈古的父親常常口述過去重要的歷史事件或文化活動給哈古聽，這段祖父、父親與馬淵東一的接觸，甚至是情誼，就這樣被記憶與流傳下來。

踏實務農的獨眼頭目

哈古的祖母，在哈古的父親約六歲時離開人世，後來哈古的祖父再娶。哈古的父親小時候因為和弟弟互搶小刀，當弟弟鬆手的剎那，刀就刺進哈古父親的一隻眼睛而致眼盲。獨眼的鮮明特徵，讓他迎娶哈古的母親時，曾遭到哈古母親的嫌棄；但也因為這個獨眼特徵，讓他逃過布農族出草一劫，這又是一則父親口述給哈古的重要歷史。

日治時期的某個夜晚，卡撒發干部落的聚會所（palakuwan，巴拉冠）來了一群不速之客——布農族獵人；他們準備回到布農族部落，行經卡撒發干部落時看到遠處升火而至，想要尋覓糧食。駐守聚會所的青年會會長迅速地到頭目家請示如何處理，哈古的祖父帶著兒子兩兄弟一起到聚會所了解狀況，隨即交待青年會挨家挨戶去收集剩菜剩飯讓客人享用。

該布農族人為回報此情，允諾若日後卡撒發干部落族人進入到他們的領域，戴上有葉子的樹枝以供識別，以免被誤殺。一面之緣，哈古父



親的獨眼讓布農族人印象深刻。

1920年代初期，哈古的父親年約二十歲時，和弟弟受日本政府徵召到初來及利稻（位於今臺東縣海端鄉）等布農族生活領域，協助教授農業技術與搭建房舍。行經布農族領域時，布農族人已埋伏於此；而當時哈古的父親並未佩戴當初雙方約定的識別之物（有葉子的樹枝），布農族人因看到哈古父親的獨眼特徵，才知是友非敵，而倖免於一場廝鬥。這個口述歷史，反映了當時大時代下，殖民及國家政策對於族群文化變遷的影響（發展農業），以及尚未被國家完全統治的族群（如布農族），與國家及其他族群之間的複雜狀態。

哈古的父親小學畢業後，就協助家裡的農務，此後就過著一輩子的務農生涯。哈古的祖父喜歡打獵，但特別叮囑哈古的父親踏實地務農，才能逐步累積財產。而哈古的父親也因勤勞務農，逐步累積資產並受到村人的尊重。從狩獵轉變為重視農耕的價值，反映了當時卡撒發干部落漢化較早的現象。而無論是打獵或文化變遷後的農業生活，都成了日後哈古創作的重要題材。

約於1973年，馬淵東一（後排右2）至卡撒發干部落探望朋友——哈古的父親（前排右2）及當年在知本派出所的傳令（前排右4）。照片攝於哈古（後排右4）的老家門前，哈古父親抱著長孫陳一傑（當時約兩、三歲），合照者還有與馬淵東一隨行的兩位學生（後排右1及前排左1）、哈古的母親（後排左4）與妻子（後排左5）、哈古的岳母（後排左3）與岳父（前排左2）、哈古父親的弟弟（後排左2帶墨鏡者），以及哈古的摯友外省人陳水生（後排右3）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【關鍵詞】巴拉冠（聚會所，palakuwan）

巴拉冠通稱為聚會所。部落男子約十三至十五歲，需在聚會所經歷三年的團體生活訓練，包括嚴格的體能訓練（如摔跤、抵抗飢餓與寒冷、長時間不睡等毅力的磨練、謀生與狩獵技能），以及生活教育（如敬重長者、婚姻觀念）等。聚會所的青年需保衛家園與支援部落農務，是部落文化傳承與凝聚族人的場所，也是部落軍事政治中心。



- ① 日治時期聚會所前的祭典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- ② 日治時期卡撒發干部落少年團，圖中少年為1935年出生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- ③ 日治時期卡撒發干部落青年團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- ④ 日治時期卡撒發干部落婦女團，圖中女性皆未婚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

哈古父親的第一任妻子因難產過世，後來再娶了哈古的母親陳玉英女士（1915-2001）——卡大地布（知本）部落頭目的女兒。陳玉英則是離過婚，其前夫是火車司機，有穩定的經濟生活，但風流成性。

頭目的兒子與頭目的女兒，好似就是門當戶對的好姻緣；卡撒發干部落頭目與卡大地布部落頭目就訂下這門婚事，然而陳玉英因為陳進發的獨眼而有些排斥。不過，哈古的父親因為忠厚老實、刻苦耐勞等人格特質，以及仍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，而受到族人的尊敬，也讓陳玉英逐漸欣賞這位值得信賴的丈夫。

陳玉英女士就讀小學（四年制，知本蕃人公學校）時，常在大會上、站在司令臺上演講。這個聰明的女孩沒有繼續升學，因父親

哈古，〈雲豹〉，樟木，65×19×33cm，1999。哈古的祖父喜歡狩獵。據哈古的祖父口述，曾經獵過一頭雲豹。哈古以此作品紀念祖父。

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早逝，母親獨自養育三個孩子；陳玉英是長女，需要幫忙照顧弟妹，尤其讓有能力讀書的弟弟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
哈古的舅舅學醫，本在卡大地布部落（時稱知本社）的一個診所擔任助理；戰後日本人離開後，哈古的舅舅接手診所開業。哈古還記得小時候患砂眼，是到舅舅的診所看診。但不久，舅舅因受漢人朋友慫恿投資買漁船卻失利與受騙，診所不但歇業，甚至還為了還債而敗壞家產。

聚眾的疑慮與麵粉的誘惑

1943年，哈古出生。Haku（哈古），卑南語是木箱或棺材的意思。

哈古語帶感慨的回憶，由於在他之前出生的兄姊皆不幸夭折，祖父擔

[左圖]

哈古的母親陳玉英。
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[右圖]

哈古的母親陳玉英到山上種小米，於工寮前休息與抽煙斗。
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

心沒有福氣養孫、沒有後代；因此以此看似不吉的名字，希望讓這個小生命避開死神的注意，平安健康的長大。

哈古出生後約一個多月，祖父就過世了；家人以祖父過世的日期登記為哈古的生日，象徵哈古接續了祖父，希望哈古能夠延續祖父身為頭目的精神。回憶起這段往事，哈古調皮地說：「我是來接班的。」

哈古出生的那年，父親陳進發已經四十歲，在那個年代算是老來得子。而哈古的父親不久則承繼了頭目身分。陳進發歷經日本、國民政府統治的大時代變遷；1943年接續頭目身分不久，即遇到1945年日本戰敗撤離臺灣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；1949年5月國民政府頒布戒嚴令，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。戒嚴對卡撒發干部落的衝擊，是限制聚會所的聚會，因為政府怕聚會容易引起暴動。

緊接著，1950年代西方教會系統進入部落，吸收教友的方式主要是透過美援（約1951-1965年間）的民生物資發放與分配。哈古回憶，這些物資本應是由政府發放，但沒有足夠人力，故委託教會處理。教會就以信教才得以請領物資為條件，來吸收族人信教。當時很多人生活不好，為了得到麵粉、牛奶、奶油、玉米粉、衣服及皮鞋等等，而加入教會。

哈古的父親堅持不進教會，而教會曾以不提供物資給哈古家做為威脅；或以有權先挑選物資來利誘頭目家族加入教會以發揮其影響力。但哈古的父親認為不能占族人的便宜，宗教應該是看誰貧苦而幫助誰，應該用愛心去發放；且認為西方宗教不應該否定部落的既有信仰，而那



日治時期，哈古的舅舅（前排右1）與知本青年團合影。
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

洪瑞珠小姐約十八歲，著傳統服飾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時，教會認為祖靈屋要燒掉、巫師的工具要燒掉、祖先牌位要燒掉。

當時卡撒發干部落除了既有的祖靈信仰，也早已與漢文化的祭祖融合，會立祖先牌位。這個信仰融合，主要起自哈古的祖父，受到廈門移民來的洪姓家族洪再生的影響。由於卡撒發干部落的祖靈信仰，沒有明確的祭拜對象，故洪再生建議哈古的祖父辦祭典時，可以立祖先牌位以祭拜養育自己的祖先、父母，代表報恩。哈古的祖父認為這是一種美德，因而採納了此建議並影響了族人。

而這位與哈古祖父友好的洪再生，正是哈古未來的妻子洪瑞珠的祖父。洪瑞珠女士家族的故事，是唐山過臺灣，漢人移民與原住民通婚後結合的家庭。洪家祖先於清朝時期自廈門移民至臺東開墾，當時來臺東開墾的漢人，有些因生活困頓，會把孩子寄養在部落的家庭；而廈門來的漢人引進農耕，並逐漸影響卡撒發干部落，也包括祭祖信仰。

面對時代變局，頭目不再享有過往崇高的社會地位、頭目制度逐漸沒落。哈古的父親依然認真勤奮地務農，部落舉辦相關文化活動或祭拜儀式時，他仍會親自出面，以頭目的角色祭拜。哈古的父親並且一再地叮嚀哈古，須謹守頭目的使命——延續文化精神、習俗予後代；族人從前對頭目的尊敬，我們仍須回饋部落。而這個叮嚀，哈古謹記在心，就像是一個放在心田裡的小火苗，等待有一天能夠綻放光芒。

美術天分與農學之路

哈古從小就喜歡畫畫、勞作，但因環境因素沒有特別在美術領域學習，生活周遭也較少接觸到美術的薰陶。哈古回憶小時候跟著父母種

田，就喜歡挖掘田裡的黏土捏塑出立體造型的動物玩偶。唸小學時，哈古就對畫圖很有興趣，並展現了令人驚嘆的寫實畫風；或以簡單的線條，就能勾勒出傳神的形貌。哈古記憶最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學校護士要推廣衛生教育，為了解小朋友的衛生觀念，出了一個題目，請小朋友畫出是什麼東西會讓自己感到最不衛生。哈古畫了一碗飯，上面有蒼蠅。那位護士當時就誇讚小哈古畫得唯妙唯肖，很有想像力。

哈古回憶小學時期的同學，很多都很聰明，但成績不好；因為家裡務農，要花很多時間幫忙。而哈古也是自小就被父母親帶到田裡玩耍或工作，即使上了小學、中學，餘暇時候也需幫忙務農。這段務農經驗，影響哈古深遠，反映在日後哈古的許多作品裡，尤其是水牛（P.104）。

有些老師則會歧視原住民孩子，哈古記憶最深刻的傷人話語是「山地人吃地瓜，所以很笨」。1956年，哈古小學畢業，準備繼續升學；由於哈古的父親不熟識中文字，家人不懂得如何報考學校，而是由小學的漢人老師代為報名。而六年級導師判斷哈古的資質，沒有辦法達到臺東初中入學的程度，將哈古報考臺灣省立臺東農業職業學校初中部（以下簡稱臺東農校）。然而，一位非常喜歡哈古的五年級導師洪老師（已轉調到其他學校）回到部落，很惋惜怎麼沒有讓哈古去試試看考臺東初中。就這樣，哈古進入臺東農校，彷彿注定了哈古的務農生涯。

倒下的聚會所：少年哈古的文化危機意識

建和國小畢業後，哈古進入臺東農校。因為沒有美術課，繪畫的機會很少；重要的繪畫表現就是常常包辦學校的壁報比賽，以漫畫方式畫「反攻大陸」。此後不再有特別的美術活動，直到中年務農失敗拿起簡陋的工具雕刻，直到四十二歲才打開了哈古心中的雕刻之窗。

哈古就讀臺東農校時，教會在部落的影響力與日俱增，也是族人因宗教而分裂加劇的時期。當時的村長和教會代表，皆是卑南族，召集一

些鄉民代表（如卑南鄉代表），聯合起來遊說村人蓋教堂。1958年，天主教買下了聚會所的所在土地準備蓋教堂，聚會所被拆除。

聚會所倒下，內部的文化物件也因此被棄置。人類學者陳奇祿在《臺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》一書中，就記錄下了卡撒發干部落會所本來有男女祖先像雕刻各一尊，但放置雕像的聚會所「由於天主教的傳入，已於民國四十七年春被摧毀，而原址改建天主教堂……。」人類學者凌純聲在1958年發表的〈臺灣土著族的宗廟與社稷〉一文中，指出卡撒發干部落的會所中本來有男女祖先像雕刻各一尊，其雕法「顯呈近代作風，此亦可旁證，這一文化是最近由外輸入的」；雕像後來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收藏。

[左圖]

人類學學者陳奇祿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提供。

[右圖]

人類學學者凌純聲（後）攝於雲南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提供。

聚會所倒下，不僅是有形物體的消失，更導致後代族人逐漸遺忘無形的文化內涵與精神，對重視部落文化的族人來說是很重的打擊。哈古回憶，聚會所還沒拆除時，長他一歲的少年還曾在聚會所上過課。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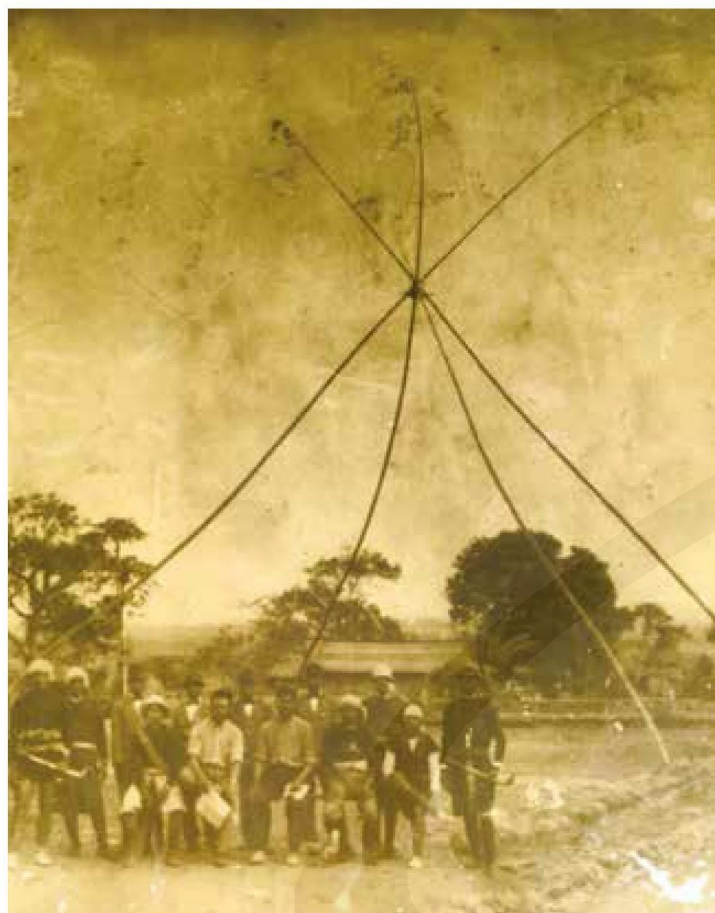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哈古（右2）約十八歲時，與部落同年齡的青年，一起參加部落收穫祭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來，年約十八歲的青少年哈古，開始警覺要挽回自己的文化，就號召幾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，在哈古家的私有地上，用稻草蓋聚會所。

除了重蓋會所，仍認同自己文化的族人則認為更應該認真舉辦收穫祭，到山上採集竹與籐條，搭製收穫祭的精神象徵鞦韆（卡撒發干部落的文化特色與特有的工藝技術）^(p22)，而哈古的父親陳進發頭目則帶領祈福儀式，期待祖靈的保佑，也希望高約三層樓高的鞦韆擺盪時平安順利，為部落族人們帶來幸運。



而就在許多族人信仰西方宗教後，部落陸續傳出有人生病。部落巫師因此進行儀式詢問祖靈，獲得的訊息是祖靈遭到排斥、祖先的養育之恩被遺忘；自此族人開始反省，漸漸地不再去教會，教會逐漸沒落。而頭目家族堅定自我文化的價值，先以自己的土地重蓋會所，並舉辦祭典，維繫了部落文化的存續。

然而，由於空間較小、舉辦祭典時相當克難，族人於2015年爭取到在公有土地上興建新的聚會所。而此聚會所不僅有傳統男性聚會的功能，也成為婦女、小朋友皆可使用的公共空間，在新時代裡發揮其新的角色。

[左頁左上圖]

1938年（昭和十三年），卡撒發干部落舉辦的收穫祭。圖片來源：林昇繁先生提供原始照片、高齊良先生蒐集放大。

[左頁右上圖]

少年在聚會所完成三年訓練後的成年禮，由頭目哈古訓話並進行最後一次象徵性的鞭打，成年後需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，過去磨練少年們的忍受力與耐力，都是希望他們成年後能夠承受更多考驗，並為自己負責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[左頁下圖]

1998年收穫祭之鞭鞭。圖片來源：盧梅芬攝影提供。

[上圖]

約1990年代收穫祭，哈古率先盪鞭鞭。
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[中、下圖]

2018年，頭目哈古（前排中著黑衣黑褲者）與族中耆老在竹製聚會所前合照，現已改為木造。
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